

FALL OF GIANTS

巨人的陨落^{III}

世界是属于勇敢者的，所以世界是属于我的。

[英]肯·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

KEN FOLLETT

凤凰文艺出版社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LTD.

FALL OF GIANTS

巨人的陨落 Ⅱ

[英]肯·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

KEN FOLLET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人的陨落 / (英) 福莱特 (Follett, K.) 著; 于
大卫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Fall of Giants

ISBN 978-7-5399-8989-1

I. ①巨… II. ①福…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9942号

Fall of Giants copyright © Ken Follett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6-080号

书 名 巨人的陨落

著 者 (英) 肯·福莱特

译 者 于大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闵 唯 赵思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36.5

字 数 588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89-1

定 价 12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Part 2 巨人之战

第十二章 / 3

1914年8月初到月末

圣彼得堡四处张贴着动员参军的告示，卡捷琳娜坐在格雷戈里的租屋里痛哭流涕。他真想把她搂进怀里，许诺永远不会丢下她。但他无法作这种承诺，因为她爱的是他的弟弟。

第十三章 / 44

1914年9月至12月

战壕里一个人都没有。眼前的一切让菲茨大吃一惊。士兵们都站在无人区那片弹坑累累的荒地上。但他们并非在交战，而是围成几个小圈子，热络地跟敌人在交谈。

第十四章 / 74

1915年2月

艾瑟尔给弟弟比利写信：“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第十五章 / 109

1915年6月至9月

大船缓缓驶进纽约港，这时，列夫·别斯科夫觉得，美国也许不像他的哥哥格雷戈里说的那样美好。他多虑了。美国有着他所向往的一切：财富、忙碌、兴奋，还有自由。

第十六章 / 145

1916年6月

茉黛知道，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战斗中，你不但要跟男人拼斗，有时还得跟女人厮杀。

第十七章 / 178

1916年7月1日

遍地都是尸体，成千上万。有些残缺不全，有些静静躺着，就像是睡着了，还有些像恋人那样互相纠缠在一起。比利感到一阵恶心。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上帝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第十八章 / 205

1916年7月下旬

邮递员杰兰特肩上扛着一只大大的帆布袋子，里面装满了陆军部发出的阵亡电报。艾瑟尔恐惧地想，这男孩在街上穿来穿去，简直就是个戴着邮差帽的死亡天使。

第十九章 / 223

1916年7至10月

格雷戈里拿定了主意。既然他必须朝自己人开枪，那他宁可射杀一个军官，也不愿去杀普通士兵。

第二十章 / 246

1916年11月至12月

这场战争每天耗费五百万英镑，是国家正常花费的十倍。输了，最大债主美国就会破产。赢了，德国会被迫代为还债，即所谓的“战争赔款”。艾瑟尔听得目瞪口呆：“所以，我们源源不断送那些年轻人上战场冒生命危险，就因为我们付不起账单……”

第二十一章 / 284

1916年12月

菲茨的要求让艾瑟尔苦恼了好几天。“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菲茨是这么说的，她知道这是真话。但她从此就成了靠出卖自己过活的女人。

第二十二章 / 318

1917年1月至2月

这位德国海军上将开始引用备忘录上的话——海军随时可以出海的潜艇数量，协约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船运吨位，以及他们替代被击沉的船只的速度。唯一让沃尔特怀疑的是，这位将军算得太精确，太确定了。战争从来都不是这么容易预测的，不是吗？

第二十三章 / 343

1917年3月

今年冬天，彼得格勒饥寒交加。大街上那个九岁女孩努力模仿的勾引人的凄婉笑容让格雷戈里痛苦不已，想为他的国家哀哭。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妓女，他想，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Part 2

巨人之战

1914年11月9日就寝前

“唔……”他喃喃自语道，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书页已经泛黄。他抬起头，望向窗外，月光洒在雪地上，显得格外清冷。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那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强大的魔法，有无数未知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会做些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坚持下去，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为了那个未知的使命。

“唔……”他喃喃自语道，思绪万千。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那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强大的魔法，有无数未知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会做些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坚持下去，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为了那个未知的使命。

“唔……”他喃喃自语道，思绪万千。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那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强大的魔法，有无数未知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会做些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坚持下去，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为了那个未知的使命。

“唔……”他喃喃自语道，思绪万千。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那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强大的魔法，有无数未知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会做些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坚持下去，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为了那个未知的使命。

第十二章

1914年8月初到月末

卡捷琳娜烦躁不安。圣彼得堡四处张贴着动员参军的告示，她坐在格雷戈里的租屋里痛哭流涕，心烦意乱地用手捋着她的长发，嘴里不停地叨咕着：“我怎么办啊，我可怎么办才好啊？”

面对此情此景，格雷戈里真想把她搂进怀里，吻去她脸上的泪水，许诺永远不会丢下她。但他无法作这种承诺，不管怎么说，她爱的是他的弟弟。

格雷戈里服过兵役，因此算是一名预备役军人，按道理必须做好上战场的准备。实际上当初他的大部分训练只是行军和铺设道路。不过他觉得自己会在首批征召名单中。

这实在令人气愤。这场战争跟沙皇做的所有事情一样，既愚蠢又毫无意义。波斯尼亚发生一宗谋杀案，一个月后俄国竟然跟德国大战一场！两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就要死在战场上，而且达不到任何目的。事实证明，格雷戈里和所有他认识的人一样，都认为俄国贵族极度愚蠢，没有能力统治国家。

就算能活着回来，这场战争也会毁掉他的所有计划。他正在攒钱买另一张去美国的船票。以他在普梯洛夫机械厂所挣的工

资，这要花上两三年时间，可要是参军去拿军队的薪酬，那他就要永远等下去了。他到底还要在沙皇不公和残忍的统治下忍受多久呢？

他更担心的是卡捷琳娜。如果他上了战场，她怎么办呢？她在寄宿公寓跟另外三个女孩住一间，白天在普梯洛夫机械厂打工，用纸箱包装步枪子弹夹。等到孩子降生，她就不得不停工，至少一段时间内要待在家里。没有格雷戈里，她如何维持自己跟孩子的生计？真要是走投无路，她肯定会不顾一切想办法的，他知道那些来圣彼得堡的乡下姑娘急需用钱时会干什么。上帝保佑，千万别让她去街上出卖肉体。

不过，他并没有在第一天收到征召通知，随后，一周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报纸上说，两百五十万预备役已经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动员完毕，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一天之内无法召集如此庞大的队伍、发放军服、送上火车奔赴前线，甚至一个月都不可能。这些人都是分批召集的，有早有晚。

八月初最热的几天过去了，格雷戈里开始琢磨是不是自己被落下了。这种念头很折磨人。在这个混乱无序、不可救药的国家里，军队是管理最糟糕的机构之一，或许由于他们的无能，成千上万的人被忽略了。

卡捷琳娜已经习惯每天一早在格雷戈里做早饭的时候来他的房间。这是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他总是提前梳洗完毕，穿戴整齐。

但她来的时候，打着哈欠，穿着宽松的睡衣，头发蓬乱，不过还是很迷人。眼下她已渐渐发胖，衣服便显得小了。他推算她大概已经怀了四个半月的身孕，乳房和臀部都更大了，腹部明显

隆起。她的美艳丰满令人愉悦，也是一种折磨。格雷戈里尽量不去盯着她的身体。

这天早上，他正在炉火上煎着两个鸡蛋，她走了进来。早饭他已经不再将就，只熬粥是不行的——他弟弟的孩子需要吃些好的才能健康成长。通常格雷戈里都会为卡捷琳娜准备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火腿、鲑鱼，或者她最喜欢吃的香肠。

卡捷琳娜总觉得饿。她在桌边坐下，切了一片厚厚的黑面包，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她一边嚼着东西，一边问道：“如果士兵战死的话，拖欠他的薪水由谁来领呢？”

格雷戈里想起自己曾登记过近亲的名字和地址，便说：“就我而言，是列夫。”

“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到了美国。”

“应该到了。已经八个礼拜了，路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但愿他找到工作了。”

“不用担心。他会没事的。所有人都喜欢他。”格雷戈里一想起弟弟，心里就涌起一股怨恨的怒火。本该是他待在俄国照顾卡捷琳娜和未降生的孩子，担心被征召入伍，而格雷戈里会开始他省吃俭用地筹备了许久的新生活。但列夫攫取了这个机会。卡捷琳娜仍在为这个抛弃了她的男人闷闷不乐，而对留在她身边的人全不在意。

她说：“我相信他在美国会过得很好，但还是希望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

格雷戈里在鸡蛋上削了一小块硬奶酪，再撒上盐。他很怀疑他们会收到美国那边的任何消息，列夫不太在乎什么感情，他或许打算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就像蜥蜴蜕皮一样。格雷戈里有

些悲哀，但出于对卡捷琳娜的善意，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她仍然希望列夫会派人来接她。

她说：“你会上战场打仗吗？”

“如果我能做主，就不会去。我们为了什么目的打仗呢？”

“为了塞尔维亚。他们都这么说。”

格雷戈里把煎蛋放进两只盘子，然后坐到桌前：“问题其实是塞尔维亚将由谁来统治，是奥地利皇帝还是俄国沙皇。我怀疑塞尔维亚人对此是否真的在意，我反正是无所谓。”他开始吃了起来。

“那么，就是为沙皇而战了。”

“我会为你而战，为列夫，为自己，或者为了你的孩子……为沙皇？不。”

卡捷琳娜很快吃掉了她那份鸡蛋，又切下一片面包把盘子抹干净了。“如果是男孩，你想取个什么名字？”

“我父亲叫谢尔盖，爷爷叫吉洪。”

“我喜欢米哈伊尔，”她说，“跟大天使同名。”

“很多人都喜欢。因此这名字用得很多。”

“也许应该叫他列夫，或者叫格雷戈里也好。”

格雷戈里有些感动。他很高兴能有个随了他名字的侄儿。但他不愿对她有任何要求。“列夫就很好。”他说。

工厂那边响起了汽笛——整个纳尔瓦区都能听到这声音。格雷戈里站了起来。

“我来洗盘子。”卡捷琳娜说。她七点才去上班，比格雷戈里晚一个小时。

她转过脸来，让格雷戈里亲了一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亲吻，他不容自己的嘴唇稍作停留，尽管如此，她柔软平滑的肌

肤、脖颈上那慵懒的温暖气息仍然让他回味无穷。

随后他戴上帽子，出了门。

夏日清晨，天气温暖湿润。格雷戈里疾步走在街上，很快就开始冒汗了。

列夫离开后的两个月里，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之间建立起一种让人不太自在的友谊。她依靠他，他照顾她，但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格雷戈里希望获得爱情，而不是友谊。卡捷琳娜心里想的是列夫，而不是格雷戈里。但只要确保她吃得好，格雷戈里也就得到了一种满足。这是他表达爱的唯一途径。这种关系不会长久维持下去，但眼下很难做什么长远打算。他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逃离俄国，踏上通往美国的乐土。

厂门口贴出了几张新的动员布告，人们全都围了过去，那些看不见布告的人还央求别人大声念出来。格雷戈里发现伊萨克，那个足球队长，正站在自己旁边。他俩年龄相当，都是预备役。格雷戈里扫视着告示，寻找自己兵团的名字。

今天这上面有它。

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没看错：纳尔瓦团。

他继续往下看着名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但他没法欺骗自己。他今年二十五岁，身强力壮，是当兵的好材料。理所应当被派去打仗。

可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怎么办？

伊萨克大声骂了一句。他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有人在他们身后说：“别担心。”

两人转过身，便看见细长单薄的卡宁站在那儿，这位和蔼的铸造部监察员是个工程师，三十多岁。“别担心？”格雷戈里怀

疑地反问道，“卡捷琳娜怀了列夫的孩子，没人照顾她。我能怎么办？”

“我跟这个区征兵动员处的负责人见过面，”卡宁说，“他答应免除我所有工人的兵役。只有那些捣乱分子才去。”

格雷戈里一下子又有了希望。竟然有这样的好事，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伊萨克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只要别去军营。你们就没事。已经安排好了。”

伊萨克咄咄逼人，这种性格让他成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也让他不满足于卡宁的答案。“怎么安排好了？”他问道。

“军队把不去报到的人列了名单交给警方，警察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你们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名单上。”

伊萨克不满地哼了一声。格雷戈里也对这种半官方的安排很反感——很多环节都可能出问题，但跟政府打交道一直是这样。卡宁为这件事打点了某个官员，或者许诺了别的好处。真不应该对他摆出粗鲁无礼的态度。“这实在太好了，”格雷戈里对卡宁说，“谢谢你。”

“不要谢我，”卡宁温和地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俄国。我们需要像你们这种熟练的工人制造机车，而不是去挡德国人的子弹——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做这件事。政府还没有搞清状况，但到时候他们会有的，到头来还得感谢我。”

格雷戈里和伊萨克穿过大门。“我们不妨相信他的话，”格雷戈里说，“再说，我们能有什么损失呢？”他们排队登记进厂，每人将一个带编号的金属方块丢进一个盒子里。“这是个好消息。”他说。

伊萨克仍心存疑虑：“我就是想落实这件事。”

他们直奔制轮车间。格雷戈里把他担心的事情放在一边，开始准备自己一天的工作。普梯洛夫机械厂生产的机车比以前更多了。军方认为机车和车厢有可能被炮击摧毁，一旦开战他们就需要备用车辆。格雷戈里的小组压力很大，必须加快生产速度。

一进车间他就挽起了袖子。工棚很小，冬天时熔炉让这里很暖和，现在是盛夏，里面整个变成了烤箱。在车床下定型抛光的金属部件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

这时，康斯坦丁正站在格雷戈里的车床前，这位工友的姿势让格雷戈里眉头一皱。对方脸上的表情分明在发出警告——大事不好。伊萨克也看出情况不妙。他的反应比格雷戈里更快，马上止步，抓住格雷戈里的胳膊，说：“怎么……”

他的话没有说完。

一个穿着黑绿色制服的身影从熔炉后面蹿了出来，挥起一把大锤就朝格雷戈里的脸上砸了过去。

他想躲开这突然的一击，但还是慢了一秒，尽管身子闪了一下，可木制的大锤还是砸中了他的颧骨上方，将他打倒在地。一阵剧痛钻进了脑子，格雷戈里发出一声惨叫。

几分钟后他才渐渐看清眼前的景象，至少他躺着看见了米哈伊尔·平斯基敦实的身影，就是那个巡警。

他应该料到会有这一天的。对发生在2月的那场争斗，他实在太掉以轻心了。而警察从来不会忘记这类事情。

他还看见伊萨克正在跟平斯基的搭档伊利亚·科兹洛夫，以及另外两个警察厮打。

格雷戈里仍躺在地上。就算起得来他也不想还手。他想：让

平斯基报了个仇，也许他就满意了。

但片刻之后，他便没办法再躺下去了。

平斯基举起了大锤。残存的洞察力让格雷戈里发现那件工具正是他的，用来把模板敲到塑型砂里。紧接着，锤子就朝他脑袋落了下来。

他往右一偏，但平斯基斜着一挥，沉重的橡木锤头砸在了格雷戈里的左肩上。他痛苦地号叫起来，瞬间被激怒了。趁着平斯基恢复平衡的当口，格雷戈里从地上跳起来。他的左臂发软，使不上力气，但右手没事。他攥紧拳头，狠命朝平斯基挥了过去。

这一拳没能打出去。两个穿黑绿制服的身影冷不丁出现在他两侧，把他的胳膊紧紧抓住，格雷戈里根本挣脱不开，愤怒中只见平斯基抡起锤子砸了下来。这一击正中前胸，几根肋骨被敲碎了。随后一击偏向下方，打在格雷戈里的肚子上，他猛地抽搐着，早上吃下的东西全呕了出来。下一次打击落在了他的脑袋侧面，让他两眼一黑，昏死过去，清醒之后发现自己四肢瘫软，被两个警察架着。伊萨克也被另外两个警察扣住了。

“现在平静点了吧？”平斯基说。

格雷戈里吐出一口鲜血。他只觉得浑身疼痛难忍，脑子没办法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平斯基跟他有仇，但总该有什么事情触发这次报复。再说，平斯基也不至于如此胆大妄为，光天化日在工厂里动手，还对着周围这些痛恨警察的工人。他总该有什么理由的。

平斯基掂着手中的大锤，看上去若有所思，似乎盘算着再给他来一下子。格雷戈里打起精神，勉强克制住不去求饶。这时平斯基说：“你叫什么名字？”

格雷戈里想开口说话，可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血。最后，他勉强说道：“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别斯科夫。”

平斯基又朝他的肚子打了一拳。格雷戈里呻吟着，口吐鲜血。“撒谎，”平斯基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再次举起了大锤。

站在车床边的康斯坦丁上前一步：“警官，这人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他抗议道，“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

“别跟我撒谎。”平斯基说着，举起了锤子，“你想尝尝这个的滋味吗？”

康斯坦丁的母亲瓦莉娅过来打圆场：“没人撒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她用父名称呼对方，表示她认识平斯基，“他说自己是谁就是谁。”她肩膀宽厚，双手抱胸站在那儿，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

“那你就解释一下这个，”说着，平斯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别斯科夫两个月前乘坐‘天使加百利号’离开圣彼得堡了。”

监察员卡宁出现在他们面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人干活？”

平斯基指了指格雷戈里：“这个人列夫·别斯科夫，格雷戈里的弟弟，谋杀警察的通缉犯。”

立刻，所有人都嚷嚷起来。卡宁举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警官，我认识别斯科夫兄弟，格雷戈里和列夫，这些年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俩。他们长得很像，亲兄弟一般都有很多共同点，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人是格雷戈里。你们把整个部门的工作都耽误了。”